



竹杆巷、临清贡砖、清真八大碗……尽管北方运河早已断航,临清这个运河重镇仍刻着千里运河的深深印记。临清因运河而兴,也因运河断航而褪去繁华。在京杭大运河沿岸,像临清这样的城市不少。  
19日,徒步大运河考察队走进漕运咽喉临清市,倾听老临清人的故事,感受古运河文化与现代的撞击。

# 临清：“小天津”沉浮录

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乔显佳 张榕博 发自临清

## 昔日繁华：商铺棚子个挨个，阳光都照不进来

“这运河啥时候能通航？”19日上午，临清老城，80岁的宋老太太提着出门打酱油，路过运河时，她跟街坊聊天说。  
临清人对大运河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。在京杭大运河上，临清是有名的漕运咽喉，有“小天津”的美称。运河边的竹杆巷，当年因做竹货而得名，如今两侧仍保存使用板搭门的老商铺。  
柏立成就出生在这里。他说，

当年这里两侧商铺搭的棚子几乎快挨到一起了，阳光都照不进来，竹货做好就送上运河拉走。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仅靠三月四月集会上卖的货，就够商家吃一年。  
运河沿岸，赫赫有名的临清钞关正在复建，尚不向游人开放。当年，大批船料商税就从这里征收。据记载，明万历年间，临清钞关征收的船料商税八万三千余两，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，占全国课税额的四分之一之多。

航运把各地的人带到这里。南来北往的漕船24小时不断，船员上岸休息、娱乐，带动沿河商业发展，成为闻名一时的都会。景德镇的瓷器，辽东的皮毛，河南的牲畜，济宁的布帛，江浙的茶叶，临清自产的帛、哈达等，在这里都能找到。  
世代居住在鳌头矶的夏师傅对往来船只印象深刻，“汽笛一响，就是要靠码头了。”他说，在过去，“乘船下天津”是临清人的一句口头禅。

## 今日印记：东南西北的小吃在这儿都有

直到现在，运河文化的基因仍流淌在这座古城的血液中。临清运河文化爱好者刘英顺分析，常年的对外交往，让临清人既像京城人好礼节，也学习了南方人的精细打算，更有山西人的豪爽，而且经商意识很强。  
18日晚接近12点，临清一家街边小店，还有不少食客在吃夜宵。刘英顺说，这就是当年漕运让临清人养成的习惯。来往商船日夜不息，沿河商铺半夜照样营业，临

清人养成了吃夜宵的习惯，延续至今，不少饭店下半夜照样经营。  
在临清想吃上美味一点都不难，清真八大碗、捶鸡面、温面、烧麦……刘英顺介绍，万历年间来往临清的主要是徽商，清代以晋商为主，民国时则以京津商人为主，每个时期的商人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，让临清小吃独具特色。  
19日中午，临清老城一条路边，一个卖生活用品的小摊上传来京剧声，摊主边听边拿着痒痒

挠，背过手去挠着背。临清人爱听京剧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刘英顺说，当年徽班进京时，落脚在临清码头，总要演出一段时间，就把京剧带到了这里。  
就在不远处，矗立着一群并不算老的徽式建筑，白墙灰瓦马头墙。这让随行的济南社科院副院长、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教授感到震撼，“看得出当地人对文化遗产的愿望，他们有这方面的意识。”

## 一城之憾：很多南方人都不知道临清了

繁盛随着断航逐渐褪去。上世纪70年代，北方大运河断航，临清也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。  
锅市街——临清曾经卖锅的地方，仍有几户做竹货的商铺。75岁的田宝珠在屋里打竹帘。田家做竹货，他是第三代，儿子、孙子也继承手艺做这行。但如今生意远没法和过去比，“比以前难做多了，还不如打工挣得多。”  
在老城，做老手艺人的人家已

经不多。断航后，临清的产业发生变化，曾经畅销的皮货、哈达、丝绸等渐渐淡出，被纺织、轴承生产等替代。  
临清人心中多少会觉得遗憾。“我们繁盛的时候，跟济南差不多。”住在老城的庞女士说。  
在刘英顺看来，夸耀的背后，实际上是失落。现在很多南方人都不知道临清了，所以介绍自己时，他只好说自己是聊城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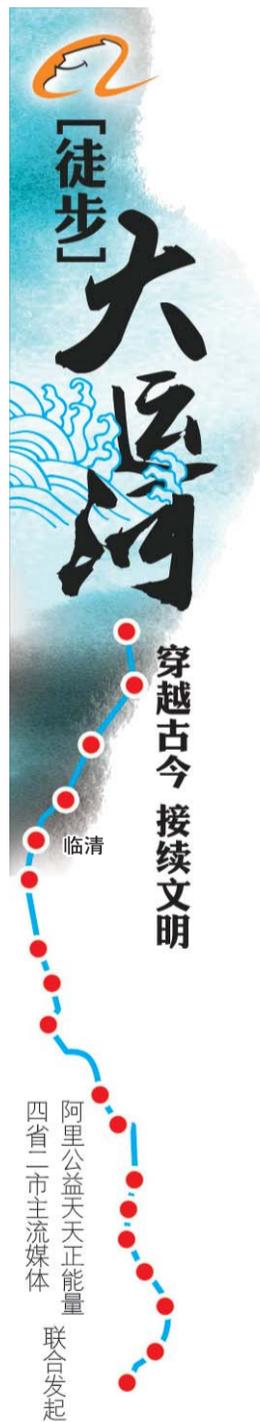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专家建议

## 临清再腾飞，可深挖运河文化资源

运河带走了昔日繁华，现在，临清这样的城市还能靠大运河打什么牌？  
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教授王晨光说，临清的老城区保留得相对完整，包括当地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都有保留，十分难得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，他建议临清把这些资源转化出来。  
济南社科院副院长、山东省历

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他说，有些运河城市在运河衰落及时转型，重新进行产业布局，走出了新的发展路子。而临清在陆路交通方面优势不明显，所以解放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，虽然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，但相比明清漕运时期，仍有巨大落差。如果仅靠发展工业，临清没有特别的资源优势，

所以他建议临清因地制宜，充分发掘利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，加强对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、调查、研究和提升，进行高水平的科学规划和建设，发展具有浓郁临清特色的旅游观光业、休闲产业及服务行业，打造“江北运河第一名镇”。  
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乔显佳 张榕博



▲会通河临清段整治后，又见运河边打鱼的场景。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

## 德州：大运河带来独特漕运文化

19日，来自北京的路永从德州乘高铁返京，时间仅73分钟。  
而600年前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朝贡的菲律宾苏禄东王乘船经运河回国时，却因舟车劳顿，又染重疾，病逝于德州。德州学院教授王守栋说，当年苏禄东王从扬州乘船经运河进京朝贡，走了大约三个月，如今乘坐京沪高铁，时间不过半天。  
“古有大运河，今有京沪高铁，但我仍期望运河能通航。”德州运河研究会会长刘金忠认为，因运河而生、依运河而兴的德州文化，从古至今从未与运河文化剥离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  
刘金忠说，德州曾因运河而兴，成为明清时期全国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。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，德州与北京、天津、聊城同时被列为四大漕运码头，运河给德州带来了经济繁荣，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漕运文化。  
79岁的杨金山曾是运河边的纤夫，他记得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运河还在为德州的经济发育出力。  
“高铁虽好，但是在德州停车的时间只有三分钟，太短了。”杨金山说，同为交通工具，运河输送货物和文化，每到一处都能扎根发展，这是现代交通工具没法比拟的。  
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，德州武城四女寺将成为新旧运河交汇的重要枢纽，这为德州修复、保护和开发运河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
本报记者 王金强 张榕博



19日中午，因为生意不多，在临清锅市街经营笼屉生意的张保录眯了一会儿。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